

千古风流人物之成败得失尽在笑谈之间

中华大方略全书

◎ 原典 [秦] 黄石公
◎ 解译 曹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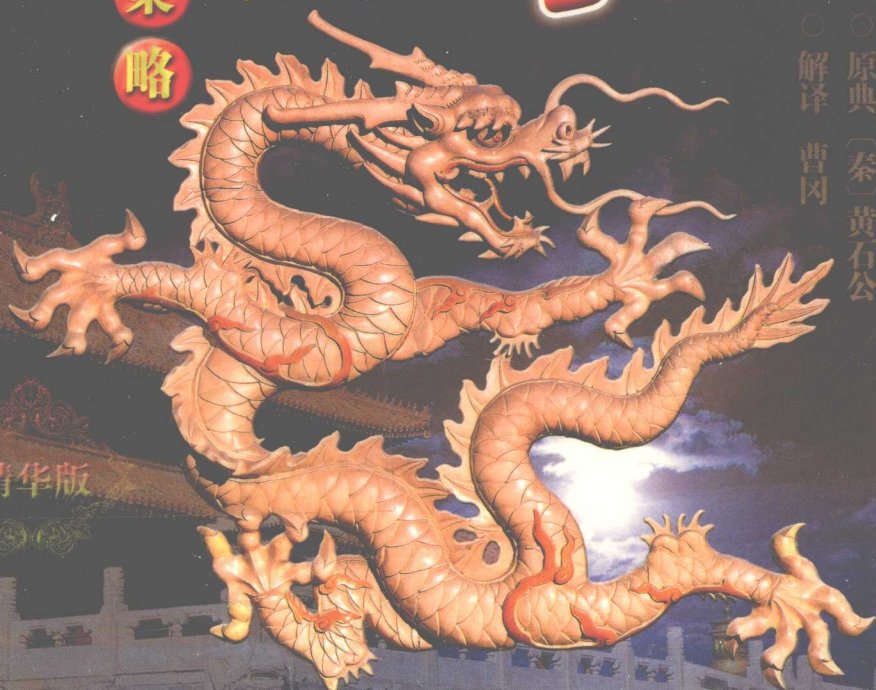
素书

圯上老人亲书
秘藏圣贤君子
处世修身理国
素帛尽载其详
禁传奸邪小人
无不离其方寸

经
略
策
略

铃经

精华版



INNER MONGOLIA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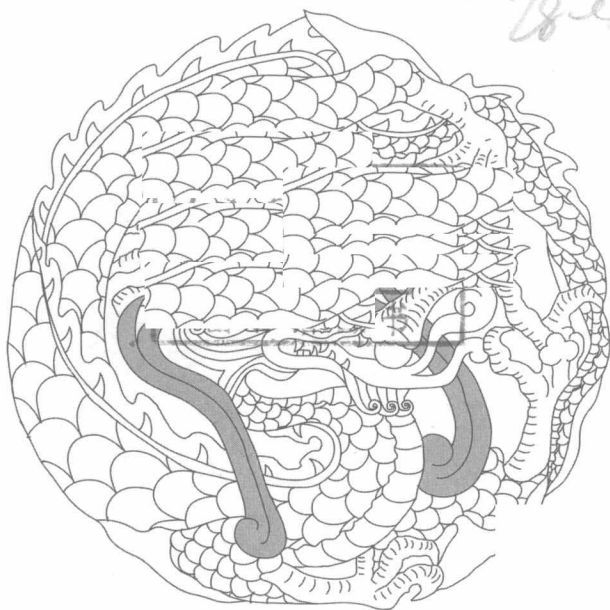
E892
28-47

中华大百科全书

素书

(秦) 黄石公

E892
28-4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	(1)
原始章第一	(2)
五帝之神 化育万物	(5)
奢侈荒淫 民怨沸腾	(8)
仁义治国 恩德天下	(11)
聪睿豁达 忠贞温和	(12)
胸怀谋略 谨慎周密	(16)
礼仪之邦的总设计师	(22)
美色亡国不用刀	(24)
奇才受书是张良	(26)
奇袭峽关 兵入咸阳	(27)
谏主图治 良药苦口	(28)
明烧栈道 暗渡陈仓	(28)
下邑之谋 转守为攻	(29)
借箸画策 维系军心	(30)
封雍小计 稳定群臣	(31)
稳住韩信 争取援兵	(32)
功成身退 明哲保身	(32)

定都关中 明月清风	(32)
愿者上钩姜太公	(33)
正道章第二	(35)
材略过人 胆力超群	(36)
能屈能伸 是大丈夫	(41)
兼听则兴 自大则亡	(44)
求人之志章第三	(47)
与美人独处一室不乱	(49)
诚信待人 终有所报	(51)
酒是穿肠毒药可伤神	(53)
知人明达 防患未然	(55)
行千里路 铸千年史	(56)
以人为镜 可知得失	(58)
鸡鸣狗盗 各有妙用	(62)
谤语害人 正则保身	(63)
宽厚仁慈的马皇后	(65)
非凡之人必有非常度量	(66)
虽仇必赏 虽亲必罚	(68)
夙夜勤强 任公竭节	(70)
本德宗道章第四	(76)
英才过管乐 应叹古今无	(79)
卧薪尝胆 励精图治	(86)
治理天下就是去掉害群之马	(91)
八面玲珑 权宜之计	(92)

自古英雄出少年	(93)
豪杰行事 不顾惜小节	(97)
半生英明 半生缘	(98)
长生不死 水中月	(102)
见利忘义 出卖朋友	(105)
以愚为智 终被杀	(107)
震主之嫌 杀身祸患	(109)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阴谋家	(110)
遵义章第五	(113)
火烧连营八百里	(118)
头上长角 死于刀下	(121)
迟疑不决 终生祸乱	(124)
机智相如 勇屈秦王	(125)
戮杀功臣 自毁长城	(127)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128)
亲小人 远贤臣必亡	(134)
让太阳陨落	(136)
第一悍妇贾南风	(138)
我为天下百姓除此奸贼	(140)
白面书生 纸上谈兵	(142)
鸟尽弓藏 兔死狗烹	(144)
士为知己而死	(147)
小鸟岂知鸿鹄之志	(148)
君子不为自己的名誉清白辩解	(151)
至死心如铁 临危气似云	(154)
比皇帝少一点的九千岁	(158)

中华大方略全书·素书

玄武之变 弟杀兄	(161)
章台之美 亡国之痛	(164)
台上献媚多 台下骂声扬	(166)
伍子胥鞭尸 怨毒甚矣	(169)
安礼章第六	(175)
善恶有报 丝毫不爽	(185)
同姓乱七国	(188)
二桃杀三士 晏子使计谋	(192)
低估的人才不值钱	(195)
假讲“仁义” 实是草包	(197)
荒淫残暴之极的皇帝	(199)
“舌头在就什么都不怕”	(202)
舍不得钱财 必定误大事	(204)
欲拿先给 国之宝	(207)
同贵相害 不择手段	(210)
财不外露 斗富身亡	(212)

序

黄石公《素书》六篇，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天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人间。然其传者，特黄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尽哉。余窃尝评之，天人之道，未尝不相为用，古之圣贤皆尽心焉。尧钦若昊天，舜齐七政，禹叙九畴，传说陈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设天地四时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阴阳。孔子欲无言，老聃建之以常无有。《阴符经》曰：“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道至于此，则鬼神变化，皆不能逃吾之术，而况于刑名度数之间者欤？”黄石公，秦之隐君之也。其书简，其意深，虽尧、舜、禹、文、传说、周公、孔、老亦无以出此矣。然则黄石公知秦之将亡，汉之将兴，故以此书授子房。而子房者，岂能尽知其书哉？凡子房之所以为子房者，仅能用其一二耳。书曰：“阴计外泄者败。”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王韩信矣；书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尝劝高帝侯雍齿矣；书曰：“决策于不仁者险。”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罢封六国矣；书曰：“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子房用之，尝致四皓而立惠帝矣；书曰：“吉莫吉于知足。”子房用之，尝择留自封矣；书曰：“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尝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矣。嗟乎！遗粕弃滓，犹足以亡秦、项而帝沛公，况纯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汉以来，章句文词之学炽，而知道之士极少。如诸葛亮、王猛、房僑、裴度等辈，虽为一时贤相，至于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仿佛。此书所以不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也。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诵此书，亦不能身行之矣。

张商英天觉序。

原始^[1]章第一

注曰：道不可以无始。

【原文】

夫道、德、仁、义、礼^[2]，五者一体也。注曰：离而用则有五，合而浑之则为一。一所以贯五，五所以衍一。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注曰：道之衣被万物，广矣，大矣。一动息，一语默，一出处，一饮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内，何适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见之而谓之仁；智不足以尽，故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不足以见，故日用而不知也。德者，人之所得^[3]，使万物各得其所。注曰：有求之谓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于规矩者，得方圆而已矣。求于权衡者^[4]，得轻重而已矣。求于德者，无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为君臣父子，昆虫草木得之以为昆虫草木。大得以成大^[5]，小得以成小。迹之一身，远之万物，无所欲而不得也。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注曰：仁之为体如天，天无不覆；如海，海无不容；如雨露，雨露无不润。慈惠惻隐，所以用仁者也。非亲于天下，而天下自亲之。无一夫不获其所，无一物不获其生。《书》曰：“鸟兽鱼鳖咸若。”《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其仁之至也。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注曰：理之所在，谓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义之断也。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注曰：礼，履也。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言动视听造次必于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注曰：老子曰^[6]：“夫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者，散也。道散而后为德，德散而后为仁，仁散而后为义，义散而后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注曰：盛衰有道，成败有数，治乱有势，去就有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注曰：道犹舟也，时犹水也。有舟楫之利而无江河以行之，亦莫见其利涉也。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注曰：盖谓，养之有素，及时而动，机不容发，岂容拟议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7]，而名重于后代^[8]。注曰：道高则名垂于后而重矣^[9]。第一章，言道不可以无始。

【注释】

〔1〕原始：即探求天地万物的起始。原，推究、探求；始，萌芽，开端。

〔2〕道、德、仁、义、礼：道指天地万物运行、发展、变化的普遍法则；德，指各个事物运行、发展、变化的具体法则；仁，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此指人与人的相亲关系；义，合符事理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礼，规范人的言行举止的仪式和准则。

〔3〕得：顺应自然而有所得。

〔4〕权衡：指用来称重量的工具。权，秤锤；衡，秤杆。

〔5〕大得：指“德”之高境界。下文“小得”义与此反。

〔6〕老子：名聃，是春秋末年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相传他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任周守藏室之史，又为柱下史，通晓上下古今之变。晚年退居沛今江苏沛县，躬耕授徒，讲论道德。后西入关中，客死于秦。老子认为宇宙万物源于“道”，或“朴”，有时称“无”。道是创造一切的母力，是超越时空的绝对存在。老子还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它们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老子强调“知足”、“寡欲”、“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7〕是以：因此。

〔8〕后代：后世。

〔9〕重：大，显赫。

【译文】

道德仁义礼，本质上五者为一整体。分开它们对待就是五个不同部分，把它们合在一起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贯穿于五个不同的部分，而这五个不同的部分又可以合为一个整体。所谓道，是人所遵循的自然法则，它支配着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而天地万物却不知其所缘由。道生养天地万物，极其广大。或动或静，或言语或沉默，或行或止，或饮或食，大至八方极远之地表，小至芒芥末尖之里面，无处不有道。仁不足以指明道，所以仁者看见仁的方面就称之为仁；智不足以探究道，所以智者看见智的方面就称之为智；而普通人不足以觉察到，所以天天与道打交道却毫无所知。所谓德，就是指人顺应自然的安排而各有所得，它支配万物，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尽其所能。有需求则称之为欲，需求而无所得，那就达不到“德”的最高境界。借助圆规和曲尺可以求得方和圆；借助秤锤和秤杆可以求得轻和重。遵照具体事物的自然规律，所有的需求都可以获得。君臣父子，是得之于君臣父子这一自然法则的安排；昆虫草木，是得之于昆虫草木这一自然法则的安排。天地万物，有“大得”则能成其为大，有“小得”则能成其为小。近是自我，远是万事万物，世上的事物没有哪个不是在自然法则的安排下而求得其所的。所谓仁，就是人与人的亲

情关系，它包含慈爱、聪慧和同情之心，人之亲情顺其产生和形成。仁是主体，是根本。它犹如天，天无所不覆盖；它犹如海，海无所不包容；它犹如雨露，雨露无所不滋润。慈爱、聪慧和怜悯之心都是包涵在仁之中的，是仁的具体体现。按照仁的这种法则去做，不必孜孜以求于如何去亲近天下之人，只要顺应自然，天下之人自会去亲近他。以这种方式使仁广布于天下，天下之人没有谁不顺乎各自的本性而生存和发展的。《尚书·伊训》中说：“鸟兽鱼鳖这些自然物都各顺其性，各应其时，各处其所，这都是仁广布于天下的结果。”《诗经·行苇》中说：“路旁的草葱绿茂盛，牛羊可别把它踏坏。”这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呀。所谓义，就是人所遵循的与事理相适宜的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奖赏善者惩罚恶者，从而建立功德、成就事业。合乎事理就称之为义，依据事理进行裁决判断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就是实行义。称扬善人善事惩办恶人恶事，是义的道理和法则的体现；而树立功德成就事业，是依据义作出正确决断结果的体现。所谓礼，就是人日日身体力行，起早睡晚勤奋实践，形成人与人之间序长幼、别尊卑的一种伦理纲常。礼，是一种实践。每日从早到晚身体力行，而不失其次序，这些就是“礼”。一言一行，一视一听，有违反法则的必须以此来规范。如果是这样，那些放肆、怪僻、邪恶、浮夸的坏毛病又从何而生呢？

人是要有根本和主体的，而想要求得这一根本和主体，道德仁义礼相互为用，是不可缺一的。老子说：“丧失了道而后才有德，丧失了德而后才有仁，丧失了仁而后才有义，丧失了义而后才有礼。”老子所说的失，就是散亡的意思。如果道已散失，得不到道，就只有求于德；如果德已散失，就只有求于仁；如果仁已散失，这时就只有求之于义；如果义也已散失，就只有求于礼。这五者交相为用，互相贯通，是一个整体。而要使这五者成一体，各不散失，就只有掌握道的深微神妙之义，也就是得道。老子强调的是道德仁义礼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又说：“到了只依靠礼法来治世，已经是忠信衰微，社会秩序混乱的开始了。”而黄石公强调的是道德仁义礼的根本作用，所以他说：“五者不可缺一。”

德才兼备的贤人君子，能洞察事物兴盛衰微的规律，通晓成功失败有其定数，详悉天下安定与纷乱的变化趋势，明达自己该仕该隐的道理。兴盛衰亡有规律，成功失败有定数，太平动乱有它的内在原因，去留进退也有它的一定道理。所以，如果时势不宜，不能出仕，就守道隐居，静观其变，等待时机。治世的规则犹如船，有船才能渡河；实行这一规则的机遇犹如水，有水才能行船。只有船的便利，却没有江河使它成行，也发挥不了船渡河的作用。如果时机到来，乘势而行，就能位极人臣；如果抓住机遇，乘势而动，就能建立盖世之功。如果遭逢不到这样的机会，就只有守其道而终身。这是说平常隐居养道，得到机会就立即行动。时机稍纵即逝，怎允许先细心揣度议论而后决呢？

因此贤人君子掌握的道足够高深，只要遭逢其时，就能功名显赫并流传后世。掌握了道的深微奥妙之义，就能建立盖世之功并流传后世。以上是一章，说的是道不可没有它的源始。

【详解】

五帝之神 化育万物

古代统治天下的帝王，用六官来总理国家。善于驾驭马的人，端正身体，总揽缰绳，使马力均齐，使马心协调一致，回旋曲折，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因此，能用它们奔赴距离远的道路，能够借助它们应付紧急的危难。这是圣人用来统治天地和人民的法则。以道义来治国，国家就能太平；以德行来治国，国家就会平安；以仁义来治国，国家就会和睦；以圣贤来治国，国家就会平定；以礼仪来治国，国家就会安定；以信义来治国，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黄帝是少典族的后代，姓公孙，名叫轩辕。生下来就特别神异，几个月大就会说话，幼小伶俐，长大诚实勤勉，成年后见闻广博，通晓天下大事。

轩辕的时候，炎帝神农氏没落。诸侯相互侵犯征伐，残害百姓，而神农氏却无力征讨他们。于是轩辕便操练军队，用来征讨那些不来朝贡的诸侯。四方诸侯都前来归服。但是蚩尤最为残暴，暂时还没有谁能征服他。炎帝意图侵犯诸侯，诸侯都来投靠轩辕。轩辕于是推行德政，强化军队，顺应四时五方的自然现象，教民种植五谷，安抚百姓，丈量规划四方土地；训练勇猛的部队，与炎帝大战于阪泉的原野。经过好几次重大的战役，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蚩尤发动战乱，不服从黄帝的命令，于是轩辕向四方诸侯征调军队，与蚩尤在涿鹿的原野上展开决战，活捉蚩尤，并把他杀死。四方诸侯都公推轩辕为天子，以取代神农氏，这就是黄帝。天下有不归服的，黄帝便去征伐；平定之后，黄帝就带兵离开。披荆斩棘，开山凿道，黄帝就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安逸。

颛顼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他镇静深沉而有智谋，通达而明晓事理；种植庄稼，养育牲畜，以充分开发和利用土地，按照季节办事以顺应自然规律，凭借鬼神名义而制定礼仪法度；协调五行逆顺以教育劝化百姓，沐浴一片诚心以祭祀天地鬼神。那时的疆土北到幽陵，南到交趾，西到流沙，东到蟠木。动物或植物，大神或小神，只要是日月所能照临的，没有不归属于他。

帝喾高辛是黄帝的曾孙。高辛的父亲叫蟠极，蟠极的父亲叫玄器，玄器的父亲就是黄帝。从玄器到蟠极，都没能得到帝位，直到高辛才登帝位。高辛又是颛项的侄子。

高辛一生下来便浑身灵气，一开口就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广施恩泽，普及众生，从不为自己的私利考虑。通过认真的倾听，仔细的分析，对远方发生的事情便了如指掌；通过对周围事物的细微观察，哪怕是精深玄奥的道理，他也能探究得一清二楚。顺从上天的旨意，明了民众的急需，仁爱而威严，宽厚而笃信，致力于自身修养而使天下归心。他充分利用土地的物产又能节制使用，他教育安抚百姓的方式通常是因势利导，制定历法以合符日月运行、季节嬗递的规律，申明鬼神之道并虔敬地奉祀他们。他的神态肃穆，他的品行高尚，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合乎时宜，他的穿着往往与普通人没有两样。帝喾治国就像雨露一样，不偏不倚的滋润着整个天下，凡是日月能够照临的地方，风雨能够到达的地方，没有谁不服从他的统治。

帝尧就是放勋。他的仁德像上天无所不在，他的智慧像神明无所不能。接近他，便感觉到恰似太阳一样的温暖，仰望他，就觉得他像白云般的高洁。他富兼天下，但从不骄恣放纵，地位尊贵却毫无傲慢习性。他通常戴黄色的礼帽，穿黑色的礼服，出入乘坐白马拉的红色座车。他继承发扬恭顺的美德，以此敦促九亲和睦团结。九亲和睦以后，于是明确百官的职责范围。百官各尽其责以后，四方诸侯也都和睦合作了。

尧登帝位七十年才得到舜，又过了二十年告老，让舜代行天子之职，把舜荐举给上天。尧帝从帝位退下来以后，又过了二十八年才逝世，百姓十分哀伤，好像死了父母一样。三年之内，天下无人奏乐，以表示对尧的悲悼。当初，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非治国之材，不能把天下传给他，于是采取权变措施禅位给舜。把天下给舜，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好处，只有丹朱不利；传给丹朱，天下人都要受苦，只有丹朱得利，尧说：“总不能让天下人受苦，而让一个人得利。”他最终把天下传给了舜。帝尧去世后，三年丧期结束，舜让位给丹朱，自己避居到黄河南岸。但诸侯来朝见天子的，不去丹朱那里而去朝拜舜；打官司的，不去找丹朱而来找舜；歌颂功德的，不歌颂丹朱而歌颂舜。舜说：“这是天意呀。”这才回到都城，登天子位。这就是帝舜。

虞舜，名叫重华。重华的父亲人称瞽叟。瞽叟的父亲名叫桥牛，

桥牛的父亲名叫句望，名望的父亲名叫敬康，敬康的父亲名叫穷禅，穷禅的父亲就是帝颡项，颡项的父亲名叫昌意：从昌意到舜已经传了七代了。从穷禅一直到帝舜，始终都是地位低微的普通人。

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舜的母亲死后，瞽叟娶了一房继室生下了儿子象。象狂傲骄纵。瞽叟偏袒后妻的儿子，常常想杀死舜，舜每次都能避开；若自己真有小过失，舜便接受处罚。他以恭顺的态度侍奉父亲、后母和弟弟，每天都小心谨慎，从来不敢懈怠。

舜二十岁时即以孝知名。三十岁的时候，帝尧询问可用之材，四岳都推荐说虞舜可以。于是尧便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观察他怎样治家；又让九个儿子与舜相处，以观察他怎样处世。舜住在妫水湾里，居家一丝不苟，尧的两个女儿不敢因为身份高贵而傲视舜的亲人，很能遵守妇道；尧的九个儿子也都更加友爱。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人都相互让出自己的田界；他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都相互让出自己的居所；他在黄河边上做陶器，那里生产的陶器便没有粗制滥造的。一年之内，他所住的地方便成了村落，两年之后便成了城镇，三年之后便成了都市。

舜二十岁以孝知名，三十岁尧启用了他，五十岁代理天子政事，五十八岁尧去世，六十一岁接替帝尧登上帝位。登上帝位后的第三十九年，到南方巡狩，死在苍梧境内。葬在长江以南的九嶷山，这里就是零陵。舜登上帝位之后，车上插着天子的旌旗去朝见父亲瞽叟，态度和悦恭敬，完全是儿子对待父母的态度。封弟弟象为诸侯，舜的儿子商均也不成器，舜于是早作打算，把禹推荐给上天。以后十七年，舜帝驾崩。三年丧期结束，禹也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就像舜让位给尧的儿子一样。但诸侯都来归附大禹，然后禹才登上天子之位。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都有封地，以祭祀他们的祖先。允许他们穿自己的服饰，用自己的礼乐；他们用宾客的身份朝见天子，天子也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臣下，表示不敢专有天下。

从黄帝到舜、禹，都同出一姓，只是国号改易，以显扬各人的美德。所以黄帝号有熊，帝颡项号高阳，帝喾号高辛，帝尧号陶唐，帝舜号有虞，帝禹号夏后。帝禹在国号以外还另有姓氏，姓姒氏。契是商的祖先，姓子氏。弃是周人祖先，姓姬氏。

孔子在赞美尧、舜的英明伟大时说：

大哉尧之为君！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君哉舜也！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象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奢侈荒淫 民怨沸腾

说到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举凡盛世，“言必称三代”。夏、商、周三代虽有圣明之君，中兴之王，然而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也恰恰产生于这三个朝代，那就是夏之桀，商之纣，周之厉王与幽王。“夏以禹兴，夏以桀亡；商以汤兴，商以纣亡。”朝代没有变，政治体制没有变，同样一个国家，却因人而兴，因人而亡，根本原因，就在于兴国者顺天道而治，亡国者逆天道而行。背离事物的客观规律，顽固不化地倒行逆施，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西周的厉王可算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

厉王姬胡是周朝的第十代国王，当政时国力已出现衰象。这时候，外族入侵、诸侯作乱、贡赋减少，王朝的国库空虚。偏偏新登基的周厉王又奢侈荒淫，走上桀、纣的路子，使周王室的财政很快出现了危机。

周厉王为了决定增加赋税，维持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要该收的税都收了，怎样再立名目设立新税呢？什么名目来征税呢？他想不出来，该收的税都收了。这时，手下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给厉王出了一个点子，让他对一些重要物产征收“专利税”。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们采药、砍柴，捕鱼虾、射鸟兽，都必须纳税；甚至喝水、走路也得缴纳钱物。这个办法，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就连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也觉得很不妥当。很多大臣也纷纷向厉王进忠言。其中有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告厉王不要实行“专利”，他说，“‘专利’会触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很伤人心的做法。”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味宠信荣夷公，让他来负责实行“专利”。

实行专利后，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顿时民怨沸腾，在当

时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意思是说：“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再吃我的黍指粮食。多年来我纵惯着你，而你却对我们毫不照顾。我们发誓要离开你，到那欢乐的乐园去。”百姓们对周厉王的强烈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老百姓们对周厉王充满了怨恨情绪，都纷纷咒骂他。大臣召公虎看到形势危急，就劝告周厉王说：“王上，百姓们实在受不了了，‘专利’法再不废除，难得不发生动乱！”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让卫国的巫师去监视老百姓，如果发现有人谈论“专利”，咒骂厉王，就抓来杀头。从此，人们虽然牢骚满腹只好往肚子里咽，谁也不敢再说出来了。熟人在街上见了，也不敢站住交谈，打个招呼，赶紧走开。整个镐京，顿时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厉王却以为自己的残暴统治产生了效果，沾沾自喜对召公虎说：“你看，还有谁在说什么吗？”召公虎听了，对厉王说：“这不过是堵塞罢了。堵塞人民的口所带来的害处，胜过堵塞洪水。水因阻塞而溃决，所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民众也是一样。因此治水的人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民的人也要开放言论，让人民敢讲话。所以天子办理政事，使上自公卿下至列士献讽谏的诗歌，乐师献反映民事的乐曲，太史献可资借鉴的史书，太师上箴文，然后由盲人朗诵和宣读它们，使各执事官员都能上谏，百姓则将他们的意见层层反映；天子亲近的臣子毫无保留地尽规谏的责任，内亲外戚则负责弥补君王的过失；乐师、太史用乐曲和史实开导天子，年长的臣子则综合整治各方面的意见，以求尽善，然后由君王考虑衡量，如此政事的施行就不会有违逆了。人民有口，就好比土地有山川，一切财用是从那里出产的；就好比土地有高低干湿各种类型，人民衣食所需是从那里出来的。口能抒发言论，政治的美善毁败是从这里反映出来的。遵行美善而防备毁败，这就像大地出产财富衣食的规则一样。民众有了意见，在心里头思考着，而后在口中说出来，可以选择那成熟的意见来实行。如果堵塞民众的嘴巴，那么归附你的又能有几人呢！”厉王对召公的话置之不理，反而更加残酷地实行残暴的统治。

有压迫就有反抗，国人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国都里的小贵族、小商人、手工业者聚集起来，冲向王宫，去找厉王算账。起初厉王还想把民众镇压下去，可调来的军队中的兵士原来全是平民出身，他们见国人造反，很多人也参加进去了。周厉王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带了一些随从，偷偷溜出了王宫。厉王临走前把太子姬静托付给了召虎，然后就逃奔到了彘地（今山西霍县）。

愤怒的起义群众找不到厉王，满腔怒火难平，决定找太子去抵罪。他们得知大臣召公虎家里收留了太子，于是就包围了召公的家，勒令召公交出太子。召公心想：“过去天子不听我的规劝，才落到这般地步。现在我交出太子，会不会有人说我是对天子的不忠、伺机报复呢？当初我满口答应保护太子，好让王安心；现在若是交出太子，岂不是天大的不义？可是国人见找不到太子，他们一定不肯答应，怎么办呢？”他考虑再三，决定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交给了起义群众，这才使太子没有被国人杀死。

国人暴动的第二天，卫国的国君卫武公就带着军队开到镐京。这卫武公，叫共伯和。共伯和率军到镐京是前来平叛，可是起义群众在当他来到王都之前，已经散去。于是共伯和就率领部队，进到了王宫里驻扎。

厉王逃之在彘不敢回国都，太子虽在国都，但年龄太小，不能主事。他是召公用儿子换下来的，现在暴动刚平，还不到说出真相的时候。于是召公虎提出，国事暂由共伯和代理，其他大臣全都赞成。共伯和虽然是代理，实际上却在执政、问事上同天子一样，所以这一年被称作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国历史开始有了准确的年代可以查考。

共伯和执政以后，采纳了召伯虎的建议，废除了厉王时的“专利”法，减少了名目繁多的赋税，人民得以安生，社会又趋于稳定。

史书上把共伯和执政的时期，称为共和时期。转眼十四年过去了，周厉王死在彘，太子姬静也已经在召公虎家里长大成人了。召公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上朝去对共伯和及众大臣讲了真相，说周朝大臣见太子还活着，结果大家一致同意让太子继位。共伯和知道自己不是周室正宗，若争下去难以服众，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亲自到召公虎家把太子静接进王宫，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他回到原来的封地，当他的诸侯王去了。新即位的天子，就是周宣王。

周厉王一生逆天道而行，与人民为敌，与民争利，箝制民口，蔑视民意，到头来仓皇出逃，客死他乡。他的可耻下场告诫后人：不行正道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仁义治国 恩德天下

公元前六四七年，晋国饥荒，向秦国请求购买粮食，秦穆公问百里奚，百里奚说：“天灾流行是每个国家常有的事，救助灾荒，周济邻邦，这是国家的正当的道理，卖给他们吧。”邰郑的儿子邰豹说：“讨伐它。”穆公说：“它的国君很可恶，它的人民有什么罪过！”终于卖给它粮食，从雍城接连不断地运送到绛城。这次国际性的救灾活动，历史上称之为“泛舟之役”。

第二年，秦国也闹饥荒，即向晋国请求购买粮食，晋君召大臣商讨，大夫庆郑说：“凭借秦国得登君位，过后即背弃割地的诺言，晋国饥荒，秦国卖给我们粮食，现在秦国饥荒，请求购买粮食，给它有什么疑问？还要商量！”虢射说：“去年老天将晋国送给秦国，秦国不知夺取，反而卖粮食给我们，现在老天将秦国赐给晋国，晋国难道可以违背天意？不如乘机攻打他们。”惠公用虢射的计策，不以粮食救助秦国，反而派兵去攻打秦国。秦人大怒，也派兵回攻。

公元前六四五年，秦穆公率兵攻打晋国，晋惠公对庆郑说：“秦军已深入国境，怎么办才好？”庆郑说：“秦国将君王送回来，君王违背赠地的诺言，晋国闹饥荒，秦国卖给我们粮食，秦国饥荒，而晋国背弃恩义，竟乘其饥困进攻它，秦兵深入国境，不也是应该的吗？”晋君卜问驾车和护卫的人，庆郑都吉利。惠公说：“庆郑对我太不恭顺。”于是改派步阳驾车，家仆徒担任护卫，进兵攻打秦军。

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会战于韩原。惠公离开了本部大军，与秦军争夺财物，兵车战马陷在泥淖中，处境尴尬。秦穆公率领部下追赶他，不料没抓着晋君，反而被晋国军队包围了。晋军攻击穆公，穆公受了伤。这时，曾在岐山下偷吃了良马的三百多个乡下人纵马冲进晋军重围，不但使穆公脱困，反而活捉了晋惠公。当初，秦穆公曾走失了一匹良马，岐山下的三百多个乡里人捉住它杀来吃了，官吏搜捕到他们，想依法严办。秦穆公说：“君子不因为牲畜而伤害人。我听说，吃了好马的肉而不喝酒，会对身体有害。”于是赐给他们酒喝。这三百个人，听说秦国与晋交战，都请求参加；后来见到穆公身陷困境，个个不避刀枪，以此报答吃马肉被赦的恩德。